PL
2705
O855
1725
v.6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六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貲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

葉文忠與閩人、建一拂祠于金陵淸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

甲之全。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見芥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充為之、則不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雞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省門外、專傳

雞鳴、又應劭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下歌之、即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一人唱為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遍遠近。宛轉其聲。往返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即古雞鳴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村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

今之飲火春。食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

蕩滌之。毋受人毒詈。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眞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爲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玦、値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刃截之加太指上遂以爲玦後指漸大

即貴畤此玦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營裨將同裨將者多中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軍一待以敬言及戰事則啞啞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膽無事畤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總兵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耑治兵流賊至整兵闌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爲旦夕可盡殲決戰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

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具竭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皆死身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披毀大叫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遇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

賊賊亂莫辨以爲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
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闔
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
撰周將軍傳予遇寧武人問將軍事甚詳使得
握大將符統十萬衆鼠輩不足殲也用未盡其
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
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
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者

降暨儒遞相傳述撥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詶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

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三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

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兎徑佹乎其惟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眚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傎哉

養痾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詩爲二章所
竊事末云坡拳拳於方叔如此此眞盛德事然李
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
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
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
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竇夫坡
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即出叔黨不能俟
其歸乎即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
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而以

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毋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魏科者揑為此說效二桃殺三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㴱傳為某官所私有有私而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聽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慍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

厥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此言不止附經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爲襃貶但據事正名則襃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弒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捨之而不曰弒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弒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弒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

假智力於其間哉見梅純備忘錄將此法讀春秋省却幾許藤棘

鹽鐵論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也按今滇中尚用肥即貝也不審紫石何製而周用之

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以爲二易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

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葢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詞也然今莫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僞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卽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

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見北戶錄今百中
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
本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
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
得爲酒保管仲作革僮見此

畫鑒云顧德謙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
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
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

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擧
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
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
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嶄色可
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
宛寫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
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
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
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

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也按茂傳後云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則爲雒中密無疑或前爲高密耶紀傳不應牴牾如此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歸妹之爻撰出。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既斂四句不甚解。

今所在地下、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

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豘、豚也、或豘、今古玉器中玉豘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即璞所言歟、

馬寳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郅隆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曰磚瓦之姿。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

于任城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
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饍曰止得好飲食而已
按揣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
別有幻術以抹眼爲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俚
然元裕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
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
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慾阿羅漢
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

當風立意或出此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葢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即謂贈彼矣李白贈任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爲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咸具而猶恐其時遺也何論古法哉古人爲人題物亦不盡粘着其人如朱

之間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歎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人為之必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今人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

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焉遂以爲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

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今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艙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艙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葢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

有迹乎循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艦一艪舟中之一物耳　又曰今人以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

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予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

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眞無法之至者而今人以爲有法可乎　又曰今人每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証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巳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人之以矜句飾字爲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　又曰夫今之論文者嘗之論本不

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此其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

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頞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謂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又曰今人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夫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肎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今人無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

王李受今人一盼耶　又曰子曰脩辭立其誠

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

臃[illegible]騈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

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

字爲體要也葢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

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

儷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

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柔叔只一六朝人可謂

辭華之極矣卽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

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姸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悃愊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輙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輙覺其

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収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

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　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韋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

拼掇裂填事粉澤宣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又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覩之掩卷而觀其題輙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頂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

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　又曰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傭爲正

余賴古堂文選備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爲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輙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爲之一慨

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淸實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坡公云、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況眞個是汴人劉酒無名字惟嗜酒人卽以酒呼之巳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佳林宗張先生宅旁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臥則鼾聲如雷醉中作畫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題其草堂余取坡公語題曰略似菴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爲聊酒得之殊自喜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

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往予于翁婿文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其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淸夢、其指雖荒唐、意實源于此、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淸露濕、即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爲天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密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

小玉階花鬪也遺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曉鏡偷窺眉曲曲春襟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

否女云曾犯經營緗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瞋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巍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予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予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縟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綢幼卽小

鶚葉公彙爲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
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淸心以
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郎中也近日挾太素脉
游於公卿者、其法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
相應者爲貴脉、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
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之崇卑、
命之壽夭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脉而悉子
之休咎、有診子脉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爲王

荊公診脈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謟諛以求悅揣摩以倖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遇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匜鼎洗之屬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為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鏗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劉襲歷下爲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日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眞博眞大眞高眞古然只好看寺門耳此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郁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瞤睡落床難以凌雲

耳子謂拉雜變好對詅嗤符

坡公舊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齧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余已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令只及學宮也城東

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鐵羅繫鐵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緣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冲、王季重，皆浙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冲因嫩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予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

壯時太冲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皷君欲吾稱爾潮回遠嶼青日簇驚濤紫耶太冲晚年足不良於行故張以皷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二燈對坐縱横稚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黯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孫中冷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疎狂學令尊之

句聞者捧腹太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

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園手種千株松今謖謖作濤聲矣先生曰如此尚戀戀十丈軟紅塵耶季重蹙額曰㨿有八兒子强顏爲此輩出不則餓死矣先生曰何不食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州三先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弓旌不

爲光垂拱纓紼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雖慇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京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爲刻之維揚詰戎踐墨談兵事竹居王孫爲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

言沒于水中予所鑄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爲詩畫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懽也四方詞人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

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酹月新調從人
翻水國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飲
襟依鶴步歌中住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
眞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箏歎未是周
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
返緱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
陶菴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
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楚有致予舊藏
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讀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關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諂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常以丈丈書人箋致其人終身弗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

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歙人閔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鄉上雒郡王之聘己卯過予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爲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闡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眞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淀老人張文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邗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

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皆不以爲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指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耳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爲陽木丁爲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

閩人爲予言鷓鴣棲止各有定阜相侵則鬭弟止捕者置囮網中鷓鴣聞囮聲以爲據其地也

急歸謀與之鬭自陷于網爲人獲矣舊傳鴈鵠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髯鬚修容止脩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請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費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

一女適程君愼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時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愼先爲之葬、愼先之女爲予嫂、予㓜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愼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父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父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與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父之名益重于時、自下談詩者、亦皆

以先生之言爲公允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嬉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之心言美玉是也葢好色又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

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迷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痛芟之

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脩曆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見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子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令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眞宗一日問櫝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談苑太子櫝食人罕用之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

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爲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作語錄頂香氈三教

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不可勝言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曾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視作兩物

欵乃音奧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欵靄一聲山水綠欵音奧而世俗乃分欵爲二字誤矣

唐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因眞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

須期又樂仲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旬餘可借四序應如期分至寧僣素盈虧信不欺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羲氏兼和氏行之又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貧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

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所立也過澗石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簴干戚錢鎛弁冕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

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洛龜、龜甲四十五

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楹壁、列忠臣龍逢以下、

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者、

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樸、中國古所製也、

非漢以後西域像法、務金色爲好、務變相爲幻

也、堂後累石爲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

幾性理之半、以待游者觀感省發、祠今居守者

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

見帝京景物略、古今二祠甚正、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今福州西門內有棹楔曰亮功境。云是深舊第。

王廣津宮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勝字平聲、言勝于常日也、婦人書牘中用之爲宜、男子似不宜用、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甘露凝重、今軍中露布、或本于此、予按凡露封者、皆曰露布。光

武以鮑昱爲司隷惟當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布上發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建興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綝曳布固屬可笑

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爲據也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此言大是醒人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

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郡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又漢書漢高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

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即在不相知之中，如此見偶然錄。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石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强名。

○職方外紀云，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

中噴出。卽凝爲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氷。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元髖。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去書坊不二十里、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

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此、要非不哀、程氏歌哭之爭、何爲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爐鋺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

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匕、余亦得數種、至銅鏃、則雜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

因樹屋書影第六卷終